

國朝先正事略

冊一

國朝先正事畧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嘆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獻徵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鄢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箸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耀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

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

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

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畯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醯醬蠶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林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啟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

聖祖教育而

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時益遠矣而將帥之乘

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

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

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襄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南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耶發憤箸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鍊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其尤足壯矣哉同治八年三月曾國藩

李習之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蹟亦闇鬱而不章而昌黎韓子則嘗欲作唐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論者謂其書若成當不在龍門扶風下惜乎其未就也宋朱子撰言行錄取並世名臣事蹟件系而條綴之爲後世法文雖不迨昌黎而扶翼世教厥功懋矣嗣是杜大珪有名臣碑傳錄蘇天爵有元名臣事略徐鑑有明名臣琬炎錄項篤壽有今獻備遺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書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炳焉與三代同風二百餘年名卿鉅儒鴻達魁壘之士應運而起者不可殫數其訏謨政績具在國史類非草野之士所能窺而其遺聞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見於諸家文集中特未有薈萃成書以備掌故而爲徵文考獻之助者耳元度山居多暇徧閱本朝人文集遇偉人事跡輒手錄之積久成先正事略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人爲一傳計五百人附見者六百有八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每空山月上一鐙熒然披吟斗室中如與諸鉅公才人節士聯襟掎裳親承其饗歎而上下其議論也如臨泰

華嵩衡黃河瀚海之高深莫測其顛委也如羅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古光出  
几案莫敢逼視也昔歸震川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無奇節偉行以發攢其  
文章之氣今元度放廢歸田得網羅散失以成此編可謂極尚友之樂矣臺甫  
脫適奉于役黔東之命以兩年心力所萃不忍敝帚棄之也爰付諸剞劂  
氏客有議其去取失當且恩促成書慮挂一而漏萬者應之曰是固然然以朱  
子之賢手訂言行錄如進王荊公黜劉忠定之類呂東萊汪玉山皆不謂然卽  
朱子亦自謂尙多謬誤況下此乎太史公作列傳二千年中僅七十篇循吏儒  
林則皆止數人耳未有議其疏漏者也惟是本朝治跡磊磊軒天地遠邁  
唐宋元明世苟有昌黎習之考亭其人者出其文章以潤色鴻業斯不負千載  
一時之盛若蒙者所述雖皆奇節偉行文不足以張之終爲震川所竊笑耳抑  
又聞蘇文定公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然則是編亦寄焉耳  
矣何庸深校其得失哉客旣退遂筆之簡端用以就正海內君子焉同治五年

三月旣望平江李元度自序

國朝先正事略凡例

一我朝治躋隆古主聖臣賢一時名公鉅卿鴻生硕後先輩出立德立功立言皆足傳之不朽惟國史藏在皇宬草野無從徵考承學之士語及國家掌故先正典型往往知其名而莫能詳其事實良由文獻所徵無專書以資考證也是編就昭代先正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采其勳績議論嘉言懿行各著於篇用以備遺忘而資觀感而列聖深仁厚澤稽古右文亦隨事可以想見使讀者油然生忠孝之心焉

一各事蹟皆采自私家傳誌郡邑志乘闕及說部仍正以國史列傳有合十數篇爲一篇者其闇穿穴聯劄頗費匠心用此亦不免稍失之繁律以史法及金石文字例幾可省其半以事實所關甯詳毋略甯密毋疏昔全謝山表章前哲動輒數千言意在使後之秉筆者據爲底本區區之私竊附於此云爾

一敘述當代事蹟與史例不同史無論賢奸但有關繫者皆列之是編仿名臣言行錄例專主揚善故所錄皆粹然純詣惟附見者其例稍寬

一我朝肇興東土開國佐命之英皆天潢貴胄位列親藩未敢援入先正之列卽翊運勳臣之侑饗太廟者若信勇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武勳王揚古利等皆立功天命天聰崇德閒在世祖統壹區夏之先故論入關後宣力文臣以范文肅公爲始武臣以圖昭勳公爲始而信勇公宏毅公武勳王各事蹟又皆詳列於其子若孫之傳首俾閱者備悉源流

一名臣一門內而閣部外而封圻其勢不能徧錄是編所述大約曾祀賢良名宦祠及有殊績異政列入一統志者然終以囿於見聞不免挂漏爲憾嘗有偉烈鴻名夙所欽慕因未得其事狀無從登入擬選續編以臻詳備

一滿漢名臣有祖孫父子兄弟羣從並躋九列者略仿史記世家例彙列之以彰喬木世臣之盛

一本朝名儒約分二派其恪守程朱家法者陸清獻陸桴亭張楊園諸先生也其兼宗陸王而不倍於程朱者孫夏峯湯文正李二曲諸先生也清獻之學洵屬正宗其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近儒何丹畦續理學正宗唐鏡海著學

案小識皆推二陸爲直紹洛閩之統然彭尺木程魚門嘗議清獻攻擊陸王太過未脫講學家習氣宗之者蓋彌甚焉唐氏學案旣擯夏峯不錄復深致鄙夷其亦門戶之見而已矣夫一貫之旨曾子自行入子貢自知入其有得於聖道一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皆推爲聖未嘗是此而非彼也是編不分門戶淵源所在各以類從其議論之相反而適可以相救者均詳列之以俟後之君子論定焉

一本朝經學亦分二派其專宗漢學以抵程朱之隙者毛西河惠定宇戴東原諸先生也其義理宗程朱仍博稽漢唐注疏者李安溪方望溪姚姬傳諸先生也自前明中葉士皆敝精力於帖括而根柢之學闕焉本朝興樸學始輩出顧亭林閻百詩開風氣之先自後鉅儒接踵長洲惠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三世皆以經術鳴漢學於是極盛然江子屏作漢學師承記凡稍近宋學者皆擯之阮文達刻皇清經解千四百餘卷而安溪望溪之著述一字不收蓋幾於分茅設籬一時風氣所趨遂專以搜殘舉碎爲功詆宋儒爲空疏掊擊不遺

餘力抑又過矣夫漢儒之訓詁宋儒之義理相須而行闕一不可其激而互相  
勝負者皆末流之失也緬惟列聖作君作師御纂諸經主宋儒之說  
而兼采漢唐注疏可謂折衷至當矣是編無論漢學宋學家皆詳錄其議論著  
述凡以屏除門戶之見而已

一 國初文章家以宋牧仲所撰侯魏汪三家稱最其後作者代興無美弗備  
自望溪出而古文之義法特嚴劉海峯姚姬傳繼之遂有桐城派之自然姚氏  
古文辭類纂於八家及震川後繼錄望溪是矣又專錄海峯一若桐城外舉無  
足與於斯道者似亦未離門戶之見是編凡卓然成家者皆列之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正復不拘一格耳

一 國初詩家推漁洋爲大宗荔裳愚山秋谷竹垞初白諸家聯鑣接軫前後  
兩詞科作者林立近人張南山輯詩人徵略採摭綦詳茲就其尤著者登之然  
疏漏實尙多也

一 國初遺老如徐俟齋沈眉生李蜃園諸先生蟬蛻鴻冥皭然不滓孔子所

謂逸民幾無愧焉錄之以見天爵自尊百世下猶可廉頑而立懦也至熊魚山方密之諸公事蹟已附見明史故不復登

一循吏必詳著其政事風節使閱者知所效法可以坐言起行一孝義一門僅就最著者錄之以闡幽光維世教雖所錄無多然一代正史均不過數十人或十數人固無庸見少也

一天文歷算之學亦莫精於本朝蓋由聖祖天亶聰明秘參造化而梅定九陳泗源諸君又足以闡發之遂成絕詣阮文達作疇人傳采錄至二百餘人茲僅錄定九泗源及薛儀甫王寅旭數君於經學中以見其概如欲觀其全則有疇人傳在

一照史志例尚須立忠義列女二門然忠義之卓著者多已列入名臣中近歲軍興以來死事者衆因未有成書無從采輯至列女不在先正之例故從闕如一所分門類不過舉重而言如湯文正陸清獻張清恪楊文定沈端恪蔡文勤諸公應入名儒王文肅秦文恭胡文良阮文達諸公應入經學王文簡韓文懿

錢文端沈文憲王蘭泉諸公應入文苑惟以官躋九列有勳業可紀故皆列名臣他若梨洲亭林而農亦名儒亦經學愚山剛主亦名儒亦文苑謝山西莊竹汀淵如稚存亦經學亦文苑竹垞姬傳亦文苑亦經學叔子躬菴亦文苑亦遺逸青主茶村亦遺逸亦文苑名雖區分實則無容拘泥況經學本在儒林中尤屬分而不分也

一非史官不應爲人作傳古人有言之者矣歸震川謂古作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石室之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而惲子居則謂大傳非文集體昌黎傳陸贊陽城俱不入本集中爰變其名曰遺事述其實仍傳體也是編曰事略亦猶惲氏之意爾

一湯文正徐文定陳恪勤事略中所述時相及當事構陷狀皆本望溪集外文在當時不無忌諱故未入集近始有搜刻之者然彭尺木湯陳二公行狀卽已采之蓋尺木曾見未刻橐耳此外若張清恪等傳皆有所本用此益見我聖祖至聖至明百世後猶令人欽服焉

一公私著述儻挾恩怨於其閒卽其書可燒也是編自信無此弊閱者辨之  
一郢書燕說最足失真如袁簡齋所作陳恪勤等傳中多舛誤彭尺木嘗遺書  
諍之邵青門所作閻典史傳魏默深亦嘗辨之蓋文人習氣多不暇覈實也是  
編博觀而慎取之不敢沿訛以悞後人

一古人如班之於馬多全襲其辭以後不可毛舉緣事蹟未可憑虛而構非故  
襲舊文也衛正叔纂禮記集說其言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某此書惟恐  
不出於人可謂先得我心矣

一阮文達剏 國史儒林傳皆就各家紀述集句成篇仍分注所出於下彭尺  
木名臣儒行吏蹟述亦注明所據之本於篇末示非臆造也是編采書較多未  
暇一一注明所出然實無一字無來歷

一各家著述有可考者均詳列其書目卷數以備志藝文者之搜討  
一地名官名均據 本朝書之不從古稱其 詔諭奏劄亦多存其真所謂當  
時語也至滿洲蒙古姓名與春秋時人同其首一字非姓也故標題處皆先謚

後名申之曰姓某某氏而文中則仍俗稱曰某公不復舉其姓以免累贅京江  
望溪集中皆有此例

一元立行中書省於各路明改爲布政使司 國朝因之而猶沿其稱曰省非  
其實矣洪稚存集中於此蓋斷斷焉是編以公私相沿既久姑仍其稱

一是編經始於甲子正月脫橐於丙寅正月藏書不多采摭未備又以荷戟出  
山恩促付梓難辭固陋之譏所望海內同志君子時惠郵筒匡其不逮則幸甚

國朝先正事略目錄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卷一 名臣

范文肅公文程子忠貞公承謨 承勳 孫時崇 時繹等

昭勳公圖賴

忠義公圖爾格

襄毅公準塔 兄薩穆什哈 弟雅賴

文簡公希福子帥顏保

忠直公伊爾登

忠襄公陳泰

襄敏公伊爾德

卷二 名臣

敏壯公李國翰子海爾圖 桑額